

# 掉链子 (小说)

□ 郑学富

副镇长李库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这时,镇党政办公室的秘书小刘急匆匆地过来通知说:“明天早晨5点半,在运河南张庄村集合,开水稻机器插秧现场会,严书记特别要求,不准迟到,按时参加会议。”

李库山听了,不禁嘀咕道:“严书记的开会作风和纪律真如其名,太严了。”

严书记年近50岁,24岁就当乡镇党委书记,干了20多年书记,全县10个乡镇干过6个,就是因为爱批评人,县委组织部一来考核干部,群众评议这一关,严书记总过不了半数,所以一直提不起来。县里的领导看他年龄大了,也很关心他,把他从最偏远的乡镇调到县驻地运河镇。严书记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开现场会,而且还都是在一大早,骑着自行车转遍全镇20多个村居。

李库山忘不了前几天发生的事,镇里开三夏防火现场会,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继全晚来了两分钟,严书记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脸地把张继全批评了一顿。批评完后,严书记还不解气,在镇大院的太阳底下画了一个圈,命令张继全站在圈里不能出来。张继全人也老实,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上午也没敢出圈。等严书记散会回来,

看到他还在圈里站着,连忙喊道:“解散!”张继全才敢出来。后来大家都说这是“画地为牢”。

李库山知道严书记的脾气,所以回到家吃过晚饭后,手机上定早晨5点的闹钟,就上床睡觉了。老婆在一旁推他,想亲热亲热,李库山也没有兴趣。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库山因为睡得早,忘记给手机充电了,到半夜手机就没有电了。睡到第二天早晨5点20了,闹钟也没响,还是一旁的老婆把他喊醒的。李库山一看表已经5点20了,连忙穿上衣服,也来不及洗刷,骑自行车就往张庄奔。

从驻地到张庄得过运河大桥,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李库山可焦急了,心里想:这次肯定得迟到了,严书记肯定得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我大小是个副镇长,也算是镇政府的领导干部,这脸往哪搁。更何况他万一再“画地为牢”,让我晒上一上午,我这个副镇长在村书记面前真抬不起头了。手机也不架势,关键时候没有电。李库山一边蹬车子,一边想点子,突然,他急中生智,有了。这时他跳下自行车,把车链子扒下来,两只手往车链子上一抹,随后又在地上抓两把土,一双手满是油和土。

在张庄村头,参加现场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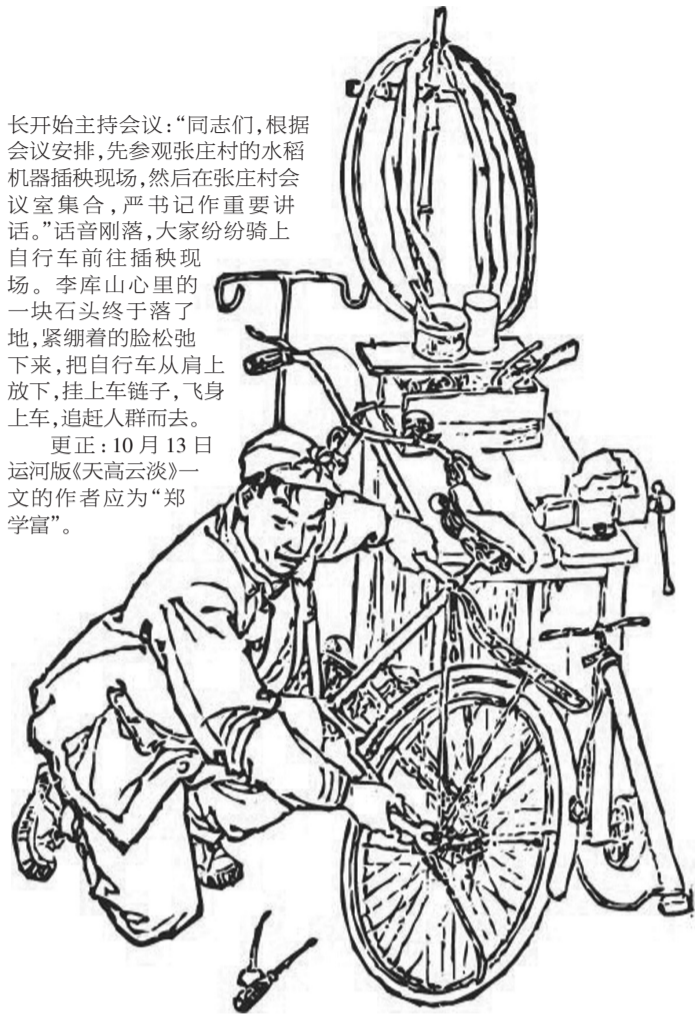
镇干部和各村的支部书记都到了,严书记看到5点半了,说道:“小刘,点点名。”小刘点名报告说:“严书记,李副镇长没到!”严书记听后脸沉了下来,转脸问身边的孙镇长:“你没安排他别的事吗?”孙镇长忙说:“没有啊,要安排我也得给您汇报啊。”严书记的脸阴得更沉了。大家一看严书记又要批评人,平时与李库山走得近的人不禁捏了一把汗,那些与李库山有过结的人一脸幸灾乐祸,准备看热闹。

正在严书记准备大发雷霆,众人各怀心态之际,只见李库山肩上扛着自行车,满身泥污,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还没等严书记开口,李库山破裤子先伸腿,向严书记喊道:“严书记,我耽误开会了,请您狠狠批评我。”严书记一看李库山的狼狈相,不由地问道:“别人都是骑自行车,你怎么自行车骑人了?”“唉,别提了,严书记,我是起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关键时候,这自行车掉链子,没办法,它骑着我来。”李库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严书记真是哭笑不得,他在乡镇摸爬滚打二三十年,什么场面没经过,他心里明白的,但是此情此景确实不好发作,他强忍着怒火对孙镇长说:“开会吧。”这时,孙镇

长开始主持会议:“同志们,根据会议安排,先参观张庄村的水稻机器插秧现场,然后在张庄村会议室集合,严书记作重要讲话。”话音刚落,大家纷纷骑上自行车前往插秧现场。李库山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紧绷着的脸松弛下来,把自行车从肩上放下,挂上车链子,飞身上车,追赶人群而去。

更正:10月13日运河版《天高云淡》一文的作者应为“郑学富”。



# 桂花馥郁浸古城

□ 刘娟

不然,它怎么莫名地多出了几分灵气?

同样有心事、有灵气的桂花树长在了月老庙前。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古城月老庙千百年香火不断,月老手中的那根红线不知成全了多少痴男怨女的天作之合。可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赶上那月老忙不过来,痴情的人儿便只能将心事寄托在那一条条红丝线,一把把同心锁上,隐秘动听的情话,也只能说与庙前的桂花树听了。听多了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桂花树,多了份娇嗔、多了份妩媚,竟愈发动人了。

同样是香火浸染,泰山行宫前的桂花香却多了份大气端庄。“北圣母,南妈祖”,圣母泰山奶奶的追随者们,将这里变成了香气缭绕的大道场,竟盖住了浓郁的桂花香气,非得走到明德门前细细嗅。一棵像灌木般矮小不易发现的桂花,在这里闻香读文。到底是被这沉香的气息和“明心明智明大道”、“德国德家德神州”浸染,愈加低调内敛了。

如果说这些桂花树都略偏阴柔,那么关帝庙里的这株桂花树则充满了阳刚之气。虽然关帝庙里只有一两棵桂花树,但它并不孤独,它的兄弟、它的战友,正耸立在

前面的清真寺里,守护着高耸的望月楼,也守护着台儿庄的第一道防护线。历经战火洗礼的桂花树,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战斗者,是台儿庄人民的守护神。如今,骄傲的、活下来的桂花树,愈发地意气风发,它们依然像个骄傲的战士,站成了古城的脊梁。

更多的桂花树零星地分布着,在潺潺的溪流旁,在隐秘的角落,在河流的另一畔,不见踪迹,只闻花香。但在古城里最有烟火气息的美食街上、商业街上是没有的。桂花树不喜这样的人间烟火,但却阻拦不了爱它的人把它变成渗透在人们生活 and 生命里的存在。男人们喜欢的桂花炒肉,桂花酒,女人们喜欢的桂花饼,桂花精油香水唇膏,一心想着远离凡世喧嚣的桂花树,挡不住人们对它的喜爱。

即便只是零星的分布,这个季节来台儿庄古城,站在前面打头阵列队欢迎的,肯定有桂花的身影。但它并不张扬,就在小角落地默默地瞅着、瞧着,在这默默注视的目光里,五湖四海的游客们来了,又离开了,但身上,肯定少不了带走一缕台儿庄古城的清香。

这是台儿庄古城秋的味道。金秋桂花开,馥郁浸古城。

# 红荷湿地

□ 王迩宾

想必你的前世  
是一阙宋词  
今生才有这样的  
烟云缥缈  
鸟语花香  
才有隐约依旧的  
一边划船  
一边赏荷的游人

微笑的涟漪  
似乎在说  
风仍然有韵  
云仍然有章法  
水仍然有灵气

是谁的词忘记了  
那边装扮成荷花模样的  
渔女可以作证  
那些从芦苇中惊起  
与游人  
擦肩而过的渔歌  
也可以作证

我相信  
一千棵树  
连着一千棵树  
肯定是古典的佳句  
宁静的水面上  
湖鸥和水鸭  
开学了  
学飞翔  
学唱歌  
这些肯定都是文学的风景

而夕阳  
一直将船帆远影  
当作词牌  
直到把最后一只归鸟  
写入树林

红荷湿地  
我把思绪留下了  
能否做你的留白余韵  
如果不可以  
我就做你的  
永远的读者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鹧鸪天》所盛赞的,正是桂花。此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台儿庄古城里也弥漫着浓郁的桂花清香,只是身在广寒香世界,却不知何处得来这许多香?这样美好的季节,倒不妨放下世间纷扰,去古城深处去寻找桂花芳踪。

桂花的花朵很小,不仔细都看不出来,这也是桂花之所以赢得人们赞誉的原因:朴实无华,像淑女般地安静恬淡,无声地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和气质。但桂花的香味,热情而又奔放,甜甜的、浓浓的,熏香了阳光,染香了空气,沁人心脾。

可这浓郁的桂花香,在热闹熙攘、人来人往的大衙门街上却仿佛羞怯了起来。小小的花朵偶尔探出头来,一阵清香迷满了伊人的嗅觉。但待伊人停下脚步仔细追寻这香味,它又嗖地一下逃了回去,躲在白日里同样安静的、沉默着的花灯后面,注视着街上往来的人群,和对面参将署门前骄傲绚丽的、毫不保留地张扬着自己的石榴花以及硕大的石榴,颇像个羞涩的、还没见过世面小姑娘。

# 倚着门框看风物

□ 房子

我在一个朽木门框内,靠着黑漆漆大门,眼睛的色彩暗淡下来。那时,粗糙的老槐树突然在一个白日被伐倒,我整日坐着空想的地方,裸露在强烈白日光芒下,我无处躲藏。站在雨水连绵的屋檐下,嗅着潮湿的清冽气息,感觉身体也很通透。

想起很久之前,土地开始被分配到个人,庄稼产量在一夜之间增收,吃饱了肚子,昏聩的大脑开始发芽,朵朵的红花在目光里精神起来。新衣服穿在身上,像一面旗子。一件新的衣服会滋生一种内心的火焰,一个日常的白面馒头成为好日子的资本。米饭、肉和鱼都在逐渐地进入憋屈的胃。四季被调节的色彩斑斓,我的内心也升起了虚幻的妄想。生活在走上坡路,走着走

着,树就高了,水就少了。人就大了。烟就多了。欢喜的眼泪多,行走的悲伤也多。来不及看身后,来不及对照春天看一眼自己,就走了。在乡村之外一定有什么东西变化得更快。

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从庄稼的青青草地,到只有街道和楼房的城市。距离是一种永恒的遥远。一个物体析出精神感受,比所有的文字都能精准地说明一个人在距离的两端心理上永恒的差别,并永远不可能被另一种东西所替代。我无论站在哪一个方向,都能感受到另外一个方向的牵引。于是很多年自己就在两头奔跑,来来回回,几乎就是一眨眼之间,事物轮转,记住了过程,也忽略了过程,于是自就变老了。

佛我从生活里来,到了一个虚拟的场所。那些雾不断地弥漫,渐渐地侵略到了我面前的小广场上,那个场地里的篮球架和一片石头砌的台子,渐渐被笼罩住了,我看不清楚它们了。

一切都沉入混沌之中,它们都是沉默的,裹挟着我的身体和念头。但我知道,沉默中,那些事物浸透着时间的纹理。那些水汽应了大自然的感召,藏匿了树木的生长。这个深秋,那些败落的树叶从远处,被风吹过来,在眼前的一小片地方翻滚着。它们运动着,像一种秘语,尽管这些叶子在离去,在不久化为泥土,但它们仍然在风的吹动下,有着生命之美的姿势。让我的目光跟随它们,看尽这个傍晚的一些生动与绚烂。